

太阳岛 副刊

哈尔滨,开满丁香花的城市

□廉世广

我曾问一位南方朋友,提起哈尔滨,你会想到什么?

朋友说:“会想到冰灯、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太阳岛,还会想到马迭尔冰棍儿、里道斯红肠、秋林格瓦斯……”

除此之外,还会想到什么呢?

朋友想了半天,一时回答不出。我说:“丁香花啊,提起哈尔滨,怎么会想不到丁香花?”

你看,五月的哈尔滨,满城丁香,满城香气。大街小巷,门前屋后,公园庭院,到处都有丁香花绽放。紫如云霞,白如白雪,连株成片,成为花海。那丁香花特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透过窗棂,浸入千家万户。人们说,哈尔滨的春天不仅是美的,还是香的!

丁香花,是哈尔滨的市花。

作为一种灌木或小乔木,丁香在哈尔滨人的心目中已不单纯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有着特有的文化内涵。有资料载,丁香由于其名字中的“丁”字在古代有“人丁”的意思,而“香”字其古字形上半部像禾黍成熟后散落的许多籽粒,下半部像盛粮食的器皿,合起来表示农作物成熟后散发出香味,故而丁香便有了“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含义。热爱生活,崇尚自然,企盼幸福,正是哈尔滨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具有艺术氛围的城市,与具有艺术气质的丁香花是不是相得益彰,融为一体了呢?提起哈尔滨,就会想到丁香花,提起丁香花,就会想到哈尔滨的艺术气质和艺术氛围。将丁香花作为哈尔滨的市花,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丁香花朵纤小文弱,花筒稍长,给人以欲开未开之感。历代咏丁香诗,大多有典雅庄重、情味隽永的特点。丁香花未开时,其花蕾密布枝头,称丁香结,亦称“百结”。唐宋以来,诗人常以丁香花含苞不放,比喻愁思郁结,难以排解,用来写夫妻、情人或友人间深重的离愁别恨。如: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所引古诗有“芳草牵愁远,丁香结恨深”之句。唐李商隐《代赠》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唐牛峤《感恩多》词:“自从南浦别,见了丁香结。”明许邦才《丁香花》诗:“当年剩结同心结,此日春风为剪开。”

丁香花在西方文化上也有着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



丁香怒放,香满冰城。“哈报手机记者”陶滨摄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其诗歌中就用许多与丁香花有关的词语,例如“淡紫色的幻影”和“甜美的芳香”,将丁香花赋予了浪漫、柔美和富有情感的意义。

可见,丁香花不仅在自然界中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更是人类珍视友情,向往自由,憧憬幸福的精神写照。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雨巷诗人”戴望舒。不知这位出生在杭州西湖畔的诗人是否来过哈尔滨,他是在哪里遇到那位“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这个独自徘徊在雨巷里的姑娘,大概是有什么心事。她柔弱,惹人心疼;她美丽,令人向往。然而,她与“我”是没有什么交集的,她不过是“我”的惊鸿一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我”只是爱慕着她,牵挂着她,想象着她。于是,多少年来,这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便成了不少文人雅士的梦。爱情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戴望舒以一棒丁香花便说清楚了。这便是诗歌的魅力,也是丁香花的魅力。

但我知道,戴望舒曾给颠沛流离、客死他乡的哈尔滨女作家萧红写过一首《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1942年1月21日,萧红在香港玛

丽医院逝世。两年后,好友戴望舒写下了这首感人的悼亡诗。这首诗写满伤感,每一句都是无限的忧愁,字里行间都是惋惜之情。“我”的“等待”与“你”的“卧听”,“我”的“长夜漫漫”与“你”的“海涛闲话”两相呼应,这是“生”和“死”的对话,“生”的艰难的行走还要继续,而“死”则是永恒和安详的,短短的几句诗蕴含着诗人对生命的思索和慨叹。

从1942年冬到1946年春,戴望舒离开香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多次踏足浅水湾着红墓地,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

又是五月,又是春天。哈尔滨的丁香花开了,不知南方缠绵的细雨,是否会落在北方坚韧的油纸伞上,撞击出爱情与艺术的灵感,但我知道,油纸伞下那位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的姑娘,一定来自哈尔滨。

因为,哈尔滨是一座艺术之城、丁香之城。

春雨

□王凯

春雨朦胧,我仿佛看到杜甫夜喜春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老杜在经历了一段漂泊的生活后,定居成都,他用欢快轻松的笔调描写了春雨降落及雨后的景色,我们在诗中虽然看不到“喜”字,但却能看出诗人对春雨的喜爱之情。杜甫半生流离颠沛,但深重的爱国情怀,让他以诗写实、用诗写史、以诗抒怀、用诗明志,一代诗圣,巨古名垂。

春雨朦胧,我仿佛看到苏东坡雨中拄杖穿林的超然脱俗。“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苏轼遭受了人生的逆境。被贬后的第三年,春风料峭之时,他和朋友出游酒后而归,不料天降急雨,随行的人被雨淋得狼狈不堪,而苏轼却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泰然自若,继而对遭受的挫折,又道出了“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胸怀。

古代文人雅士对春雨有着丰富的情感,盼雨、喜雨、品雨……对雨歌,迎雨来,抒情愁。“雨水洗春容,平田已见龙”,是春雨洗大地、焕然一新的美丽容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眉间心头的寄情于景、含蓄深蕴的国事家愁,“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是万物唤醒,绚丽春天的协奏曲。春雨是宁静的、是清新的、是唯美的,总能让人心有感悟,思有所得。

喜欢春雨,就是喜欢听雨的声音。莎莎雨中,哼着年轻时的校园歌曲《三月里的小雨》,歌词虽有生疏,但曲调还算连贯,一边听着雨,一边哼着歌,小雨为谁飘、小溪为谁流?小雨凄凉吗、小溪寂寞吗?只有像小雨、小溪那样淅沥、哗啦啦地去追寻宽阔的河、波澜的海,才会让我们感受到雨的大气磅礴,体悟到人生要有的价值追求。

喜欢春雨,就是喜欢看雨的形态。天地蒙蒙,春雨有时星星点点、有时细如牛毛、有时风吹花洒,即使雨落衣衫,也不会雨透衣湿,就这样,在雨雾里悠然恬静地打开心绪,敞开心境,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荣辱得失、起伏沉浮看的透了,因此,心灵就更加清澈了,也就有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境界。

喜欢春雨,就是喜欢看雨中的景象。站在窗前,透过玻璃向外看,雨下的不急不缓、不紧不慢。街道上,行人有的打着伞、有的顶着雨,有的疾步、有的缓行,路面湿漉漉,车行刷刷,溅起跳动的水花。路边树木,轻摇舒展,吮吸春天的雨露。一片空地,麻雀们也在凑趣,在低洼水坑中嬉追逐……真是天地自然、形态各异、气象万千啊!

春雨潇洒活泼,总能叫人心生遐想。无论是雨中漫步的浪漫小资,还是煮酒小酌的自在酣畅,或是手捧书卷的闲情逸致……生活的选择就这么多种多样。“自作主张”选择生活,需要有“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把握,更要有创造幸福、追求快乐的向上攀登。

我喜欢这春雨纷飞的季节,踩着春雨跳动的落点,迎着雨后耀眼的阳光,这又将是个希望满满的春天,奋进收获的年景。

我的 City Walk

□蒋秦

天性愚钝,从未赶上“时髦”,也从未赶上过“时髦”。平淡的生活中,唯喜看书,并自诩“文学青年”,算是接近“时髦”,却也含一半“水分”。如今,这堂而皇之的“冠冕”,也被无情岁月打发到记忆深处去了。天知道,竟会“时来运转”。我终于赶上了一波“时髦”!不!准确地说是,被“时髦”赶上了。

这“时髦”,唤作 City Walk。

啥意思呢?城市漫步旅行。

目前,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一种新的旅行方式。主张追求旅行的闲适和随意,不做攻略,避开热门景点,深入到城市的特色街巷,以无目的性、非功利化的理念,漫步游走。用脚步测量城市温度,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随机性”地发掘城市文化内涵,探索生活真谛。

新鲜吧?

于我而言,不新鲜。早就开始了。倒是称作 City Walk 挺新鲜。

多年来,养成了一个独特爱好——游览自己的城市。缘于喜欢《欧洲建筑史》,发现哈尔滨的欧式建筑艺术“小而全”,欧洲主要建筑艺术风格几乎都有“代表作”——名副其实的“建筑艺术博物馆”。

徜徉在矗立街头路旁的“建筑艺术博物馆”,欣赏那些欧式艺术风格的建筑,在“洋生洋长”的哈尔滨“深度游”,那叫“游”得随时随地,“游”得随心所欲,“游”得赏心悦目,“游”得如痴如醉。

哈尔滨市城市规划局编撰的《凝固的乐章——哈尔滨市保护建筑纵览》,所列第一批一类保护建筑中,欧式建筑占了绝大部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欧式建筑,几乎囊括了欧洲建筑史上从拜占庭到现代主义的主要建筑艺术风格。

更久远的那些支撑雅典神庙、古罗马万神庙的柱式,是古希腊、古罗马建筑的主要特征。被誉为如体态雄壮的多立克柱,如女性身材苗条、华美而匀称的爱奥尼亚柱,模仿了少女苗条身材的科林斯式柱,不稀奇,在哈尔滨比比皆是。

古希腊、古罗马之后,欧洲最早诞生的拜占庭建筑艺术风格,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于中世纪早期在君士坦丁堡(现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建造的东正教圣·索菲亚大教堂。说到这里,人们一定会联想到哈尔滨的索菲亚教堂,俄罗斯式的东正教拜占庭艺术风格建筑。索菲亚,多么美的名字!意为“智慧”。若论建筑艺术风格的年代,哈尔滨索菲亚教堂的建筑风格可“追溯”至欧洲中世纪早期。

经常路过的南岗区东大直街哥特式代表建筑——哈尔滨基督教会(原德国路德教会教堂),是哈尔滨另一个“进入”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哥特式风格建筑。欧洲哥特式建筑的鼻祖是法国著名的巴黎圣母院,文学爱好者会立马想到大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去过法国巴黎的人更会被其震撼。人们熟知的德国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也都是哥特式建筑的姊妹。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以一尊代表人文主义精神的巨大罗马式穹顶,成为欧洲伟大文艺复兴运动的旗帜。原哈尔滨秋林公司中山商场(原梅耶洛维奇大楼)是欧洲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缩影。

巴洛克,哈尔滨人十分熟悉的名字。中央大街原松浦洋行是哈尔滨巴洛克风格建筑的典范。意大利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则是欧洲巴洛克建筑风格的代表和经典瑰宝。这些精美的建筑艺术品,硬生生将“畸形的珍珠”这个贬损之意的名字,“修正”为“创新、动感、华丽”和炫耀财富的符号。此外,老道外还有那么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凝聚了老辈工匠智慧和汗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至今仍为外地游客打卡地和市民怀旧的梦。

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巅峰是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东立面和凡尔赛宫。不过,还是喜欢哈尔滨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杰作——巍峨、挺拔、俊秀、典雅的东北烈士纪念馆(原东省特区区立图书馆),好像更能看出其闪耀的欧洲古典时期理想主义

思想光辉。

新古典主义(古典复兴)建筑风格以法国巴黎万神庙(先贤祠)为标志。从哈尔滨革命领袖视察纪念馆和黑龙省美术馆,可欣赏到哈尔滨此类风格建筑的艺术魅力。

浪漫主义(哥特复兴),多么美的名字。欧洲浪漫主义(哥特复兴)风格建筑鼎盛时期的代表作是英国伦敦的议会大厦。倒是南岗区和和平路贵宾楼更充分体现了中世纪塞堡式哥特复兴建筑风格的精髓。

以“多元选取”“杂糅”为特征的欧洲折衷主义建筑风格,其代表作为婀娜多姿的法国巴黎歌剧院。哈尔滨折衷主义建筑包括秋林公司、兆麟小学等一大批建筑,占哈尔滨欧式建筑极大比重。

新艺术运动,这是哈尔滨与欧洲几乎同步兴起的建筑艺术风格。欧洲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标志性建筑是1900年建成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开辟了新的建筑装饰艺术时代。而哈尔滨新艺术运动艺术风格建筑,似乎更像自己的独门绝唱,老哈尔滨火车站、马迭尔宾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米尼阿久尔茶食店等,哈尔滨人耳熟能详。似乎“摩登”更能代表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本质。马迭尔,俄语之意就是“摩登”。比较特别的是老哈尔滨火车站,与老巴黎北站外形十分相似。无怪乎许多欧洲人下了火车,一出站台,看到这座欧式风格建筑,深为诧异,误以为到了巴黎。

装饰艺术运动建筑风格的旗帜是美国纽约的克莱斯勒大厦(已超出欧洲范围)。在哈尔滨欣赏装饰艺术运动建筑,那座外部装饰如手风琴的哈尔滨国际饭店即是。

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现代风格)的源头是德国魏玛工艺美术学校(包豪斯)。哈尔滨现代主义(现代风格)的代表是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大楼。

别忘了,哈尔滨还有三处江畔俄罗斯

风格建筑小品,许多俄罗斯传统风格建筑和前苏联风格建筑。

哈尔滨,我的家乡,我心中最美的地方。只是,那么多年,我看不懂,看不明白。不是不用心,而是知识不够用。哎呀,也忒深奥啦。近年来,仅仅知道一点欧洲建筑艺术的皮毛,就让我为这座城市倾倒。倘若知道得更多,将会更深刻地理解这座城市内涵。这座城市,不但具有文化之美,更具有艺术之美。

喜欢 City Walk,喜欢在自己的城市 City Walk。喜欢就这样一路漫步,一路徜徉,一路张望,一路欣赏。河南豫剧《朝阳沟》里银环的一句唱词最能代表我 City Walk 的心情:“走一步看一看我也看不够……”那千姿百态的建筑艺术精品,那千差万别的艺术风格特色,那千百回转、螺旋前行的多彩世界,那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的高雅尊贵。在哈尔滨 City Walk,会让遥远的欧洲不再遥远,让深邃的历史不再深邃,一部欧洲建筑艺术发展史,就“藏身”在哈尔滨城市中林林总总的建筑丛中,等待去过或没去过欧洲的建筑艺术爱好者去“探宝”;在哈尔滨 City Walk,能实现旅游的最高境界——走最少的路,看最多的不同。

建筑是什么?是绘画,是雕塑,是“凝固的音乐”,还是“石头写成的史书”(雨果)?

看懂了哈尔滨欧式建筑的艺术风格,也就看懂了欧洲那些经典建筑,也就看懂了欧洲发展史。

注:文中内容参考自本人新书《哈尔滨欧式建筑艺术——经典赏析风格溯源》(尚未出版)

我们的新时代